

主题词 《难经》 肺气虚/ 中医药疗法 肝热/ 中医药疗法 肝肾阴虚/ 针灸疗法 合穴/ 针灸效应 黄连阿胶汤/ 治疗应用

『难经』泻南补北法初探

李静芳

“东方实,西方虚,泻南方,补北方”,这一段经文载于《难经·七十五难》。“东方实”即为肝实,西方虚”即为肺虚,“泻南方”乃是泻心火,“补北方”亦称补肾水,指出了属肝实肺虚的病证,治疗时应采用泻心火、补肾水的法则。这一法则是按着五行生克制化规律制定的。为什么东实西虚证要采用泻南补北的法则呢?这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。

《难经·六十九难》提出的“虚者补其母,实者泻其子”的治则,就肝实证来讲,泻南方心火与“实者泻其子”的理论是相符的,但同时又对肺虚证来说,不用培土的补母法而用益水的补子法,这就与“虚者补其母”的论说完全相异。那么应怎样理解不补脾土而补肾水的道理呢?自元迄今,历代医家对此论说纷纭。滑寿说:“今乃泻火补水何欤?曰:此越人之妙,一举两得之者也,且泻火,一则以夺木之气,一则以去金之克;补水,一则以益金之气,一则以制火之光,若补土,则一於助金而已,不可施于两用,此所以不补土而

补水也。”认为,泻南既可夺木之实,又可去金之克;补北既可以益金之气(子能令母实),又可以制火之亢。补土则一於助金而已,而非一举两得。四明陈氏曰:“泻火补水,使水胜火,则火燔而取气于木,木乃减而不复实,水为木母,此母能令子虚也,木既不实,其气乃平,平则金免木凌,而不复虚,水为金子,此子能令母实也。”强调了“子能令母实,母能令子虚”的一个方面,而另一方面的“子亦能令母虚,母亦能令子实”又作何解释呢?因为治疗上除了“虚者补其母,实者泻其子”以外,亦可根据不同病情应用“虚者补其子,实者泻其母”的法则治疗。

“泻南补北”法体现了《难经》论刺法则的整体观,说明脏腑经脉之间是相互联系的,而且脏腑经脉本身也存在着不可分割的统一性。在五行之间,存在着相互资生和相互制约的关系。在相生的关系中,任何一行都有“生我”和“我生”两方面的关

系,《难经》将其比作母与子的关系。运用相生规律来治疗疾病,其基本原则是“补母”和“泻子”。“补母”,即“虚者补其母”,用于母子关系的虚证;“泻子”,即“实者泻其子”,用于母子关系的实证。临床上运用相生规律来治疗,均可用母子关系来加强相生力量。在相克关系中,任何一行都有“克我”和“我克”两方面的关系,临床上常常由于相克规律的异常,也会产生病理变化。在病变时,生克关系也是相互影响、互相传变的。就虚实而言,常常会出现“母实子亦实,母虚子亦虚,子实母亦实,子虚母亦虚”等各种虚实不同的情况。在母子关系中,单纯地将“母病及子”理解为“母能令子实”,将“子盗母气”理解为“子能令母虚”或“子能令母实,母能令子虚”,都是从不同的角度说明问题的一个方面,而避开了另一方面。在运用五行生克规律治疗时,必须从母子双方考虑,如在相生的母子关系中,不能只重视其母而忽视其子,或只重视其子而忽视其母,必须分清主次,或以治母为主、兼治其子,或以治子为主、兼治其母。在相克的关系中也是如此,应视其病情变化,抓住症结所在。必须明确,运用五行生克规律来认识疾病和确定治疗法则,虽然有其广泛的适应范围,但并非适应于所有的疾病。所以,在临床上既要正确掌握五行生克规律,又要根据具体病情辨证施治,切不可择其适我所需而滥用五行生克。

“泻南补北”法,为《难经》针刺治疗的重要法则之一。虚证,可补其所属的母经或母穴,如肝虚证,取用肾经合穴(水穴)阴谷,或本经合穴(水穴)曲泉来治疗;实证,可泻其所属的子经或子穴,如肝实证,可取心经荣穴(火穴)少府,或本经荣穴(火穴)行间来治疗。近期据孙明一报道,应用“泻南补北”法治高血压病,属原发性,肝肾阴虚、肝阳偏亢、上实下虚者。泻南取穴:行间,从太冲穴进针,透达本穴,先补后泻;大陵,向上逆经透向内关穴,泻法。补北取穴:曲泉,太溪透昆仑,复溜,均用补法。辅助取穴:曲池、丰隆,先补后泻。观察60例,显效24例,占40%,总有效率为98%。

“泻南补北”法除运用于针刺治疗外,也适用于药物治疗。如阴虚火旺及热病后期引起的不寐证,出现心烦不寐、惊悸不安、头晕耳鸣、健忘、腰酸梦遗、五心烦热、口干少津、舌质红、脉细数等症状时,可用“泻南补北”法滋肾清心,方用黄连阿胶汤等。

《难经》所论刺法内容丰富,其中“泻南补北”实为针刺之机要,后世医家申演推广,应用于临床各科,在实践中发挥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。